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25
13 October 1988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三届会议

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0月10日星期一，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比纹颂干先生（副主席）（泰国）

嗣后：穆舒塔斯先生（副主席）（塞浦路斯）

一 一般性辩论 [9] (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卡普·齐齐先生	（贝宁）
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夏尔先生	（海地）
姆博尼姆帕先生	（布隆迪）
阿杜基先生	（刚果）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由于主席缺席，副主席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

一般性辩论

卡普·齐齐先生（贝宁）（以法语发言）：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怀着十分满意的心情欢迎丹特·卡普托先生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主席。我们请他向阿根廷转达贝宁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友好问候，贝宁十分高兴地看到一个有着与自己同样的争取和平与社会正义的愿望的国家的代表主持我们这一不可取代的世界组织的大会。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彼得·弗洛林先生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在四十二届大会的工作中显示了能力，智慧和政治家的风度。

我们还要祝贺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此庄严的场合，我愿再次表明贝宁人民和全国执行委员会非常钦佩他在为本组织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忍耐心、坚韧性和工作能力，特别是他在寻找解决众所周知的各种危机的办法时所表现出的职业道德——这更具有决定性。我们代表贝宁向他提供充分支持，支持他履行艰巨的职责。

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对本组织和秘书长的工作的理应得到的赞扬。本组织的这一殊荣已在寻求实现和平的方式和途径方面产生了新的乐观主义和信心的气氛。

第四十三届大会产生了一个缓和和希望的气氛，表明本组织所追求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被视为促进各领域发展和保障人民自由的和有尊严的生活权利的先决条件。

当在此有代表出席的各国1945年在旧金山通过了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原则之时或它们嗣后加入联合国之时，它们表示决心拯救未来各代免受战祸的影响，

促进更大自由中的社会进步和更好的生活水平，因此声明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

三年前，在存在许多紧张地区和核大国进行疯狂竞赛的政治气氛中，我们在此并在我国纪念了宪章签署第四十周年。

今年，在充满希望之光的环境中，我们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这是因为两个核超级大国决心减少并且逐渐消除真正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武器。我因此很荣幸并且高兴地在大会上声明，我国政府准备在四十周年庆贺之际，实施一项丰富多彩的计划，它包括继1988年5月—6月由我国主持的关于人权，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国际讨论会之后一次全国性人权讨论会，在我国各地举行许多文化和体育活动，关于《宣言》及其以法文和我国大部分民族语言出版的关于宣言的书刊的信息会议。

在签署了关于拆除中程和短程核武器的协议之后，苏联和美国建立了真正核裁军进程和缓和的基础。我代表我国向美国总统和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提出的倡议致敬，祝愿两国领导人在以后的谈判中取得更大的成功，以逐渐削减战略核武器直至最终消除核武器。

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他们希望所有其他核国家以美国和苏联为榜样，永远避免最后一次核战争的危险。

关于实现核裁军手段的协商一致似乎正在出现。然而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表明，我们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建立一个普遍和彻底裁军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摒弃顽固，民族狭隘利益，分歧和意识障碍，以提高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卓越性。

我们必须认识到裁军与发展之间有着逻辑的联系，正如于1987年4月24日至9月11日本组织召开的特别会议所雄辩指出的，它们之间有着几乎是数学的比例。

因此我们抱有希望是有理由的。在解决各种地区冲突中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而这些冲突是很难解决的，并且违背了我们和平与进步的愿望。毫无疑问和平的道路是漫长和艰巨的，然而除了和平本身以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因此，令人欣慰的是昨天的敌人摒弃了对抗，今天选择了对话和谈判的道路，在波斯湾、中东、西撒哈拉、南部非洲、中美洲、阿富汗和柬埔寨都是如此。

在非洲，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隔离制度受到了世界良知的厉声谴责，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为它辩护或使之合法化，这一制度是南部非洲黑人悲剧的核心。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无视现实和理智，破坏国际社会对和平、安全和社会进步的追求。

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仍然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是对世界良知的侮辱。1988年3月29日在巴黎对杜尔西埃·塞普坦贝尔的暗杀表明该国领导人会丧心病狂地犯下滔天罪行。

比勒陀利亚无视全世界的抗议，顽固地坚持囚禁纳尔逊·曼德拉，严重地摧残了他的健康。比勒陀利亚继续对南非黑人实施紧急状态，以进一步压制他们要求尊严和幸福的愿望。

在声援和不懈地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和其他所有民主反种族隔离力量的斗争中，我国向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发出呼吁，呼吁它们以理智和常识在四十三届大会上负责根据宪章第七章再次要求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我们必须肩负的共同责任是，为恢复南非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恢复纳米比亚独立，保证前线国家获得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而努力。前线国家，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非洲国民大会，以及其他所有保卫南部非洲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民族力量都将得到贝宁全体人民的声援和支持，直到它们的事业取得成功，他们为正义和自由而流血牺牲的事业取得胜利。

我们希望安哥拉、南非、古巴和美国之间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和正在发展的对话将在非洲遭受多年武装冲突的地区产生公正和平。

在西撒哈拉，贝宁人民共和国高兴地看到，冲突双方摩洛哥和西撒人阵最终选择了对话的道路，接受了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有关为撒哈拉人民自决组织一次民意表决的条件的和平方案。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同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国际社会必须保持警惕，以免严重失望。

我们高兴地看到，乍得和利比亚关系不断改善。在这两个兄弟国家恢复和平，将使乍得人民能够开始重建国家和经济复兴的工作，为全体乍得人争取更大的福利。

同其他人民一样，巴勒斯坦人民有权享有一个独立的家园。因此，必须结束他们的苦难，在一个和解与和谐的中东，恢复他们的一切民族权利。

我国希望，今年大会特别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尤其因为，我们将要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因此，贝宁期待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尽快地召开中东问题国际会议，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所有各方平等参加。

在波斯湾，理智和对话最终取代了曾经使第三世界这个地区遭受了8年灾难的战争暴力。我们欢迎伊朗和伊拉克之间实行停火，希望秘书长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成功，使该地区人民最终得到和平。

在阿富汗，我们希望由于有关各方充分执行《日内瓦协定》，正常化的进程沿着轨道继续进行。这将使这一国家的全体人民实现和解，因为，现在是结束被驱散在各个难民营中的男女和儿童苦难的时候了。

国际关系走向对话与和平解决争端的趋势，以及柬埔寨各政治力量已经发起的谈判，也必须导致在一个彻底消除过去臭名昭著的罪行的任何阴影，不再有任何外国军队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符合自由的柬埔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和行政制度。

外国军队从朝鲜半岛撤走是两个朝鲜和平统一的一项保证。国际社会应努力保证，这一分离的人民能够恢复自己的统一与伟大。

在中美洲，该地区的各国和各国人民有权在和平、和睦与相互尊重中生活，不受任何干涉和外国干预，最重要的是各国相互尊重别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选择。在这方面，“阿里亚斯方案”和《埃斯基普拉斯协定》给人们带来的希望应该受到

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在该地区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也应该得到支持。

世界各个战祸地区出现积极的发展，带来了宽慰。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际经济局势相当严峻的局面说得最轻也使人苦恼。事实上，国际经济气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非洲国家来说，现在的特点是工业化国家保护主义加剧，商品价格暴跌，金融资金的转移倒流。这种倾向加在一起，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使得任何经济复苏的努力结果完全无法预计。

战争与长期的紧张已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解，以致无法对安全有任何长期的保证。在非洲许多地区和其他地方，粮食生产已经低于生存的需要，进而造成了长期饥饿的局面，在有些地方，在战乱国家中造成了灾难性质的饥荒。

自然灾害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常常进一步加重这些灾难。贝宁人民共和国最近下了暴雨，整个地区被淹，造成大量的物质损失，严重破坏许多人民的生活。在贝宁六个省份中，四个省份灾情特别严重，已被政府宣布为灾害紧急地区。由于这场灾害的规模巨大，我国尽管处于困难的经济条件，依然作出重大的全国努力，但仍不足以结束有关人民的悲剧。因此，贝宁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了紧急呼吁，呼吁国际声援，向受灾人民和城镇提供救灾援助。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感谢所有友好国家和政府、非政府组织，它们慷慨声援，已经开始向这场灾害的受害者提供宝贵的援助。

在我上面所讲的这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进行有意义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决心遇到了因恶劣的国际和经济气氛而产生的外来限制。为了应付这一局面，许多国家已通过结构调整方案，执行了特别的恢复措施，但常常未能给它们国家人民的生活带来任何重大的改进。

特别是在非洲危机的经济状况问题上，应该指出，在《1986—1990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与发展行动纲领》通过两年之后，所有非洲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继续恶化。必须指出，国际社会没有实现它在大会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所作的提供充分资源，支持和补充非洲发展努力的保证。联合国刚刚完成的《方案》中

期审查，应促使非洲的伙伴们增加努力，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

富国必须认真关心如此明显地加剧非洲目前困境的外部经济因素。减轻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巨大的债务负担和增加向该地区提供资源流入的措施应该得到鼓励。

尽管如此种种，我们依然希望，两个主要大国目前关系的缓和，以及在许多战场上的种种正在进行的和平活动在国际社会中重新造成信任的气氛，能够成为各国合作与对话新时代的前奏。

我们有责任强烈和忠实的重申，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完全忠于加强人类地位和作为本组织理想基础的价值观念。

我们有责任加强这些价值观念，不管他们在那里遭到侵犯，我们都要加以捍卫，因为人类的生存和伟大就存在于其中。

乔杜里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主席的当选，这是值得纪念和当之无愧的。这即是对他个人品质的回报，也是对阿根廷在联合国的贡献和作用的回报。我还要声明，我们深切赞赏他杰出的前任彼得·弗洛林先生向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供的果断和有效的领导。

我们还要向秘书长表示敬意，因为他开展了耐心和持续的外交，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在各国之间建立起更大的团结，在和平、稳定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促进利益一致，值得我们加以高度称赞。

他所作的贡献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平奖。我们同样赞扬这些为和平事业作出如此有意义贡献的勇敢的男女。孟加拉国非常自豪地参加这一进程。我重申，我国政府决心继续为这一崇高努力作出贡献。

《宪章》的基础是人类渴望建设一个更安全、更平等和更繁荣的世界，一个由于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集体感而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对于孟加拉国来说，这一理想依然是现实的。我们认为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重申完全忠于它。

正是由于这一理由，我们欢迎公众重新对联合国表示兴趣。在最近的过去所取得的牢固成就——区域安全问题上的进展、朝核军备控制方面迈出的步骤，加强人类尊严方面采取的行动等等——这些仅仅是联合国几十年来艰苦努力所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一部分结果。推动这些成就的是这样一种动力：寻求全球、而不是个别的利益；毫不含糊地强调，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军事解决是行不通的，自我维持的军备竞赛在代价方面是承受不住的，在危险方面是不可计算的，不能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实现繁荣。

今天，大家集体地意识到，我们已进入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阶段和格局；促进这一新阶段和格局的是大国之间的对话和缓和，国际经济领域内一种新的多极化的出现以及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多样化的更大的宽容。

面临这种利益的一致性，联合国必须抓住这个动力来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切实的协定。确实，它必须超越和扩大自己的事业，汇集起各国的能力，促进人类的利益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正如加拿大总理所强调，在这一新的年代，分裂着我们的分歧意见没有我们必须共同面临的危险那么重要。在采取使我们世界更加安全的具体行动的同时，必须明确地为减轻发展中世界的贫困和保护我们的共同环境承担义务。

这种把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集中起来以便为人类服务的潜力对于孟加拉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眼前的困境就形象地说明了贫困、环境、人类健康和经济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今年，孟加拉国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洪水袭击。它是紧跟着1985年灾难性的旋风和1987年的洪水发生的。这些灾难暴露了我们经济和环境在我们没有能力加以控制或有效减轻的破坏性自然力量面前的彻底的脆弱性。其原因既是自然的影响，也在于贫困。孟加拉国灾害的数字统计就其严重程度而言令人震惊。他们几乎麻痹了对其真正严重程度的相信。但尽管如此，他们是确实的，并由于累积增长而更为复杂。

国际社会自发的反应令人感动。我代表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为

深切的感谢所有捐助国、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首脑、无数非政府组织和成千上万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迅速提供援助的个人和团体。

我们要特别感谢秘书长，他迅速采取了行动，派遣特别代表默罕穆德·埃沙菲先生作为各联合国机构在这一领域中的协调员，并动员他们行动起来，使联合国进行了有意义和统一的干预。

今年，我们乐观的感到，尽管面临着去年洪水造成的种种困难，但与1987年所达到的受洪水影响的2.5%的增长相比，今年在实现6%的增长目标方面正取得真正的进展。农业部门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复兴。随着1988年洪水的发生，我们的计划失败了。鉴于已经对年度发展计划作出严格的调整，我们活动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削减预算赤字，修整支付平衡，减少总数现已达到一百一十亿美元的外债。总的宏观经济图景是不稳定的，据估计今年的增长将从6%大幅度地下降到2%。

从我们的经验中得出几个重要的经验。第一个经验是，早就不再从人道主义救济的角度来看待这样的灾害。这些灾害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发展计划带来不可克服的负担，使增长遭受无法挽回的萎缩，并且无法进行调整。长时期内持续地提供发展援助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第二个教训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和制定环境支持增长战略的必要性，不再须经学术辩论方可确定。这已成为一个必须承认的现实，尽管在平衡优先项目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问题。

如果不对造成灾害的累积因素和用于消除灾害的长期的大规模投资进行深入研究，现在或在不远的将来就不能防止许多灾害。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承认，所涉及的方面太多，任何单独国家或甚至国家集团都不能有效地加以处理。有效地处理这些方面需要得到区域合作努力补充的全球范围和展望。

孟加拉国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孟加拉国寻求永久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他在呼吁中再次详细说明了弥补由现在好象已经变成长客的洪水、旋风和干旱造成的破坏的综合国民计划。

除了别的以外，这项计划包括：

— 一发生灾害即在全国开始执行具有广泛基础的制度性安排和固定的执行程序。它们包括预先储存重要供应品，尤其是粮食、药品、运输和建筑材料的应急计划。

— 立即采取使受到洪水侵袭的人民恢复正常生活的复苏措施，其方法是把精力集中在诸如农业恢复；提供种子、化肥和水利等关键的投入物；修补基础结构，尤其是通讯和住房，以及修复健康和卫生设施。

— 恢复和重建经济和基础结构的中期措施，重点特别放在备灾防灾计划上。一个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因素将是改变播种方式，把依赖雨季作物改成把重点放在提高冬季作物产量上。

当我们在执行巨大的复苏工作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补救远远超出我们个人的能力。我国位于广阔的洪水流域三角洲，在一块与海平面几乎相等的土地上，使我们永久地成为由大自然和人为破坏环境造成的灾害袭击的目标。印度的周期性洪水和尼泊尔的地震和山崩造成的破坏加重了这些灾害在雨季对孟加拉国的影响，在雨季，纵横交错地流过我国的河流带来咆哮的河水和成亿吨的淤泥。在旱季，居住在恒河流域的数亿人民所需要的稀少的水源在到达孟加拉国时被榨挤得只剩下一股细流，从而加重了干旱带来的后果。并每年造成饥荒。

当我们寻求永久解决的途径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利用所有有关邻国之间的区域合作，以期制定出相互有力的、连贯的、协调一致的政策和计划。这需要国际支持和干预。通过整理和综合现存资料并通过集体交换意见和预先制订切实可行的补救办法来促进专家研究和提出可行性报告是极为必要的。孟加拉国总统已经通过同我们区域邻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并通过与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的领导人之间信件来往，发起了这一进程。

在起草一份提交秘书长的争取国际援助的报告的工作中，孟加拉国与默罕穆德·

埃沙菲和联合国机构进行了密切合作和协作。对他们的奉献和献身精神我们向他和他的同事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们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召开一次由全体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内的机构和组织以及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参加的特别会议，全面处理这个问题。

孟加拉国的经历强烈地突出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影响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沙漠化、土壤流失、砍掉森林、城市膨胀和大量的污染物质散落，酸雨和倾倒有毒垃圾等是这场危机的所有症状。一些症状是穷人谋求生存造成的后果，其他一些症状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的后果。

补救行动已经采取，但紧迫地需要作更多的工作。有关各个方面的会议正在召开，或正在筹备之中。正式文书已经通过，其他一些文书正在制订之中，包括拟议制订的环境行为准则的指导方针。必须保持这一势头。联合国宣布1990年代为减少自然灾害国际十年，这样做是十分恰当的。孟加拉国认为，举行一次最高级的环境首脑会议，也许作为大会特别会议的时机确实已经成熟。

因此，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预知感审查世界经济。我们象其他国家一样对人们对经济发展事业的兴趣似乎正在减少感到越来越忧虑。在过去30年中，得到联合国支持的经济事业包括促进平等发展和减轻贫困的双重目标。

我们今天发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无情地扩大了。提高世界生活水平的重要的发动机——经济增长、财政、贸易和资金转让正在停顿下来。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已在联合国的报告中详细地阐明并在我前面的发言者的发言中得到强调。事实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受到一个制度的严格控制，在这个制度下，外部市场、贸易条件和利率大大影响它们的经济命运并不受它们的控制。

发达国家继续抵制在由发展中国家控制的任何论坛就贸易、金融、债务和发展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的谈判。由此造成的僵局加重了不利的国际气氛，这个僵局至今没有打破。

对最贫穷、最不发达国家产生的影响一直是破坏性的。《1981年实质性新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达到把官方发展援助提高到百分之零点一五这一主要目标的希望渺茫。人均收入继续下降。外债大大增加。农业生产率大大低于所设想的4%增长目标。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这意味着人均粮食生产继续下降，这是这些国家在今后10年中面临最严重的挑战。

非洲局势仍然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大多数非洲国家尽管在调整其国家政策方面作了努力，但却发现严酷的环境条件和不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却没有缓解。因此，我们仍继续保持对《1986—1990年联合国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提供坚定和及时的支持。

我们仍有希望能够扭转南北方两极分化的现象并振兴建设性对话的进程。现实表明，只要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仍然与发展中世界的利益不符，那么世界经济持续和稳步增长的目标在今后几年内就仍然渺茫。在今后几年把这些希望变成现实的良机仍然存在：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的1990年巴黎会议、制订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以及审议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蒙特利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就是几个例子，我们还将采取同样一些重要的后续措施：制订以增长为目标的解决债务问题的战略，把债务与为发展创造可行条件联系在一起；召开关于发展方面货币与金融问题的国际会议；并努力控制继续使发展中国家情况恶化的资金反向转移的现象。

尽管人们对世界和平的构架抱以热切的希望，然而一个历尽艰辛的补救程序已经开始。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积极影响到以往处于磨擦之中的各种问题领域。

两伊之间的停火以及在联合国秘书长阁下开始的直接政治对话，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即各方将就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规定达成共同的谅解，打开通向公正和持久解决问题的道路。

在柬埔寨，随着越南宣布分阶段撤出，人们已经看到结果的发展。雅加达情

况交流会议上开始的旨在结束僵局的区域努力，推动了与柬埔寨国际会议宣言为基础的全面政治解决问题的可行性。

孟加拉国希望看到一个中立的、独立的和不结盟的阿富汗将再次牢固地成立起来。我们已经目睹到外国军队在分阶段撤出，我们支持严格和有效地执行 1988 年 4 月 4 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内瓦协议的其他方面。这些是全面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问题的解决将会使阿富汗难民安全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并使阿富汗人民行使其固有的权利，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选择自己的政府。

在西撒哈拉，似乎出现了一种对结束冲突更有利的环境，各方都已接受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和秘书长共同提出的和平计划。我们希望，有关停火和公民投票的重要方法将很快制订出来。

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也已经同意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恢复对话，并打算在明年 6 月以前通过谈判现实对塞浦路斯问题一切方面的解决。我们欢呼这些事态发展，并赞赏两个朝鲜恢复对话的迹象以及非洲之角的和平进程。乍得和利比亚两国领导人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意愿标志着另外一个地区激烈的紧张局势的结束。

我们对南部非洲和安哥拉最近进行的外交活动感到鼓舞，这种活动扩大了纳米比亚尽早实现独立的前景。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孟加拉国无需重申其一贯立场。我们已经表明愿意直接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我们已经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35(1978)号决议为此起草了暂行计划。

我们已在实现和平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然而很多问题仍然陷于难以解决的地步。

中东的局势以令人无法容忍，仍在继续的现况是非法的，并对和平产生不利影响。在残酷镇压下的巴勒斯坦人的起义有力地证明了对这种镇压的奋起反抗。要保障中东的和平，就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决议基础上现实对该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孟加拉国赞成 1982 年非斯计划中规定的核心条件以及今年

6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争取开始国际和平会议的努力，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将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正式和独立地参加会议。

南非的人间悲剧继续展开一种反抗、报复和残酷的种族隔离政权所进行的镇压的恶性循环。其破坏性的后果越过了南非的边界，这种表现就是不断发生的侵略、破坏和颠覆活动。成为主要受害者的前线国家需要我们的不断支持，以战胜经济抑制和政治破坏的后果。我们与各国一道呼吁把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作为必将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面对南非继续保持的顽固立场，我们充分支持关于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呼吁。

我们是在大会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之后召开本届会议的。尽管那次会议并没有通过一个最后文件，然而它却表明我们在提高人们对有关重要问题的意识以及在加速通过谈判实现解决这方面取得进展上取得了积极成果。在本届会议的周围，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于消除其中程和短程导弹（中导条约）的签署和执行以及缔约国间达成的关于它们将争取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谅解而给核军备控制领域带来的历史性突破，引起人们的巨大希望。

孟加拉国对于这些问题的立场已在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得到详尽阐述，我仅想在此总结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争取以谈判为全面基础而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总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解决区域冲突、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各地区邻国之间建立信任。

裁军是各国的共同任务，不仅仅是两个最大国家的责任。因此，我们坚决主张扩大裁军谈判会议会员国的数字，以使其代表各种意见。

鉴于更多的武器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安全这一明晰事实，我们仍需要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依赖威慑理论是错误的。而依靠核力量只能使各国长期感到恐惧。

我们反对核力量的选择，因此一贯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我们支持一切局部或其他类型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促进裁军并遏制军备竞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横向扩展。

急待完成的各项首要任务要求签署禁止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公约，签署至关重要的全面禁试条约，控制常规军备的转让，特别是在那些冲突地区尤为如此，同时还要求寻求办法以加强核查，包括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一项一体化的多边核查体系。

我们依然深信，真正危及和平与稳定的是目前存在于我们世界上的贫穷、饥饿和赤贫这一悲惨状况。而把大量的资源用于毁灭，而不是用于改善人民的福利，则使这一形势更趋严重。这些毫无必要的军火库一方面在其生产过程中耗费物资与资源，另一方面如若使用则带来种种危险后果，这些武库给环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如果是核武库的话，则危及我们这一星球上的所有生命。

我们曾经渡过了一段令人感到焦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联合国的存在价值受到了严重的怀疑。一句时髦话是“多边主义的衰落”。对联合国丧失信心原因很多，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管理与财政方面的原因。断言所谓的多数人专政，相互攻击对方老生常谈、立场顽固，抱有过时的幻想和不合时宜的态度和企图维护特权地位等，所有这些造成了大家共同攻击多边主义的局势。自从那时起，对联合国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新审查。为改善行政效率，加强财政严格管理，集中进行了各种改革。在采取这些步骤的同时，还实施了精简联合国机构的各种措施，以寻求解决各种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体化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必须本着求实与互让的精神把这一进程继续进行下去。

即使在至关重要的联合国在缔造和维持和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在开始为这一世界组织重新赢得基本信誉的时候，又出现了一系列诸如麻醉品、恐怖主义以及对环境的各种威胁等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分国界的，从而进一步突出了联合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也需要全球性的解决办法。

这些问题不能单独地予以解决。未来正以迅速影响着目前，速度之快使得那些陈旧的价值观念，陈旧的理论以及陈旧的时空观都成为过时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予以研究，并需要世界领导人迅速地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联合国依然是唯一可行的一个贮藏所，在这里可以汇集世界上的才华、知识、经验，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汇集世界上人民的关注和同情之心。对联合国的支持已经不再是理想主义的一种行为而已。对联合国的支持已经成为一种切实的必要，一种严重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孟加拉表示了对这一国际组织的完全信任与承诺。

夏尔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我想首先表达海地对我们地区的国家的深切感谢，感谢这些国家在最近的几个期星中在道义上和外交上所给予我们的十分宝贵的支持。我们特别感谢圣基茨—尼维斯代表团，感激我们原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邻居、兄弟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们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不仅有着共同的地理，同时我们两国人民也有着共同的未来，共同不断的追求和平与富有人性的、基于社会公正、自由与兄弟情义的多元化与自由的民主等种种理想。

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能代表海地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表达热烈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并再次祝他工作圆满成功。我们同时也愿意向即将卸任的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比得·弗洛林大使表示赞赏作为会议主持者他享有盛名，才华横溢，推动了去年的会议的进行。

难道这不正是二十世纪在人权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充满活力的源泉，甚至是特殊的源泉？难道这不是进一步支持国际社会争取一个更美好的、对话和一致取代对峙的世界？最近取得的许多成就给大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的圆满成功带来了好的兆头。这些成就再次强调即使是最阴暗的时期，联合国仍然是各国主权平等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的最后堡垒，依然是人民在本世纪末对和平、公正和国际合作的未来所寄予厚望的特殊场所。

最近的事态表明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紧张局势有了明显的缓和。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危机的温床，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我们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的继续存在无疑是最明显和最恶毒的例证。和以前无数次一样，我们对这一无休止地侮辱人格、进行剥削和制造苦难的政权表示反对。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努力，结束这一其罪行罄竹难书的政权，并以此排除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还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就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而进行的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我们现在重申对勇敢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他们正在其唯一和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砸碎殖民和种族压迫这一令人憎恨的枷锁而进行着斗争。

在非洲其他地区，我们令人鼓舞地看到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谈判取得了结果，并于1988年8月30签署了日内瓦协议。显然，这是摩洛哥和波利萨利奥阵线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我们只能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因为我们深信只要有关各方具有诚意和政治意愿，西撒哈拉人民最终将能够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

在中东，两伊实现了停火并在日内瓦开始双边谈判。这使我们有理由将望和平进程已经真正开始，并将导致一个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对在被占领土上的暴动浪潮继续使无辜人民死亡深表遗憾。但是，我们对未来抱乐观的态度，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有关各方之间的必要对话将最终导致安理会第242(1967)号 and 第338(1973)号决议的执行。在此，我们支持召开国际中东和平会议的原则，为问题的全面解决奠定基础。这一解决应同时考虑到以色列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生存这一不可分割的权利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分割的自决权，包括建立家园的权利。

谈到黎巴嫩问题，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恢复和平的努力。所有的外国军队必

须首先撤出，并以此作为恢复黎巴嫩人民的主权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先决条件。

在东南亚问题上，我们继续全面支持联合国为谈判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并且，我们继续希望朝鲜能够实现统一，我们支持任何能和平实现这一目标的倡议。

中美洲问题必须由中美洲人民来解决。这就是阿里亚斯计划的真正意义。我们坚决支持这一计划，并对此感到高兴。但是，对话尚未产生预期的结果，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我们再次表示深信裁军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也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可争议的基础。今天，用于过份军备活动的开支已达万亿美元，即使在《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签署之后，情况依然这样。这些费用的一部分本来可用来进行更有利的投资，满足人类和社会的需求，并将能够增加全体人民的安全。

海地共和国对北方国家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其毒素废料倾倒场所这种做法表示抗议。我们强烈谴责这一新的侵略形式，并支持制定禁止并惩罚这一行为的国际公约的主张。

最后，海地共和国政府响应国民舆论的愿望，将对毒品的非法贩运进行不懈的斗争，并愿意在这一方面得到具有经验的国家的援助。

我国是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它不能不注意到虽然工业国家经济力量有了恢复，但南北双方的差距继续扩大，这是十分危险的。这是我们人民作为原料生产者最为关切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商品价格一年比一年下跌、外债负担沉重的限制在出口能力并破坏投资前景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持久和平平衡的增长。

我们确信有紧迫的必要推动官方发展援助并使它变的更为容易得到。我们觉得不可或缺的是通过对国际关系的有效的民主化建立一个能够对最不利的国家的要求作出反应的新的国际秩序。最后，我们认为必须在偿还债务之外给予债务国一

个机会体面地履行它们的政府对其人民所负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义务。这样这些人民取得最低限度的福利的潜力，这也就是圣·托马斯·阿基纳斯所说的实施道德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福利，才能有效地得到考虑。

我们现在谈谈最近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以后我国的局势，同时我们希望说明重建民主给我国各社会阶层人民所带来的希望。海地人民已作出了令人震惊的新的证明，表明其强烈希望得到自由。两年前，在1986年2月7日，海地人民明确地向全世界表明其民族本性的力量 and 其在经济崩溃的重担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可动摇的勇气，海地的经济处于灾难之中，其社会和政治结构不适应本世纪后期的挑战。在当时的热情下，人民对国家的重建的强烈愿望诞生了。因此在1987年的宪法中，我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权利和自由宪章，该宪章规定了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的主要框架和一个法律构架，在此基础上要建立保证海地人民民主的机构。

不幸的是，我们在自由的事业上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之后，我国再次介入了暴力和混乱的气氛中，在此情况下我们在斗争中取得的独立和胜利突然又再次被破坏。在此情况下，本来已动荡不安的经济局势又进一步恶化，社会混乱进一步加剧。很明显我们又将面临一个无法进行预期的改革和满足农村和城市大众需要的政权的崩溃。

在这一深渊中，海地军队再次在9月17日在我们全国的灾难面前对祖国的呼吁作出反应。它这样作完全是出于保卫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需要，并由于它相信进行持久的结构性改革是在海地建立永久的民主的基础。因此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该政府反映了全国的观点。这是一个协商一致的政府，其首要愿望是共同利益和全国家的尊严。它决心毫无例外地集中所有的政治趋势，所有的思想派别和海地人民所有的良好愿望，以便永久地建立真正民主的所有基础的机会，这种民主将结束海地的权力结构不稳定并防止重新回到独裁统治。

我们国家重新发现了其真正的本质，同时国家也重新发现了其潜力。我们看到新政府完全根据人民的意愿坚决地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使人民走出过渡阶段，

并通过选举履行其决定自己命运的职责，这种选举最终将是自由的和诚实，并在一个基于多党体制的，尊重基本自由的，个人权利不可侵犯和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建立的不可逆转的代议制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为此目的，得到大多数通过的1987年宪法将得到恢复，并由人民在行使其主权的情况下作出其认为必须作的修改。我们将重新建立宪法中制订的保证海地社会的正常运行的机构以便迎接两种挑战——使我们的政治结构现代化并重新复兴我们的经济。从今以后，海地将向世界展示新的面貌。自由——我指的是所有的自由——将得到保证；政治团体将重新出现；公正将重新获得其权力；被迫离开国家的人将返回；同时，最重要的是自1986年2月7日以来，在所有的政治党派和思想派别与政府之间进行了第一次的民主对话，其目的是完成全国和解，否则重建的战斗将在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可行的政策：其目标就是给予法律和自由的体制一个永久的基础，并消除绝对贫困的结构性根源。这两项事业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很明显，不充分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就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行使政治权利，为此目标，我们就必须毫不拖延地解决海地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作出紧迫的，中期的和长期的解决方案。

自然环境的严重恶化，森林面积减少和土壤流失使我国沙漠化更为恶化，生产机器充满缺陷，收入、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收入不稳定，这些都是造成经济增长完全停滞的因素，而与此同时，人口却以约1.5%的增长率增长。

也必须强调指出，由于在1986至1988年这一期间出现的社会—政治动乱，就业问题更为恶化，使得我国人口中贫穷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更为困难，而我国本身就已存在着令人极为惊恐的失业率。

应强调的另外一点是财政困难造成的负担，由于在迄今为止的一年中国际援助冻结，这些困难更为恶化。而与此同时，“吉尔伯特”台风造成的巨大的物质损失也使这些困难恶化。

简言之，在过去的八年中，海地的生产、就业与生活水准与质量出现了严重和不断的下降。我们担心80年代将成为失去发展的十年，除非积极和及时地采取得到国际社会强大支持的行动，帮助美洲这个唯一的最不发达国家打破这一欠发达的恶性循环。在这方面，就今年9月17日的事件召开的海地埃皮斯科帕尔会议的声明明确地表示：“我们恳求各国际组织继续援助这个国家。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紧急呼吁你们增加促进我国人民发展的援助。”

政府在自己的行动纲领中规定了在极其困难的经济气氛中实现的目标，其中包括三个部分，即建立一个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政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紧急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友好的国家和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动员必要的资源，以使海地在经过多年的停滞不前之后可以恢复持续的增长。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1984年12月17日的第39/196号决议中关于建立一个援助海地的联合国特别方案的提议、建议与所作的承诺的内容可以加以更新和扩大，以使我国能够解决自己最紧迫的问题，克服许多障碍，解决在过去往往遭到忽视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特别希望，海地的伙伴将能以相互尊重和信任的态度致力于确保这一决定性的行动纲领得到实施，海地人民认为，如果要想在2000年之前在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方面达到一个与基本人权与人类尊严要求相符的水平，他们有权对这一行动纲领抱有希望。

就我们而言，我们将不遗余力。这是我国总统普罗斯佩·阿弗利尔中将讲话的核心内容，他在内阁就职仪式上表示：“这一任务是巨大的，不能推迟。让我们立刻开始，使我们为人民提供服务的范围成为我们合法性的真正基础，将此作为旨在维持尊严所必须做的事。今天，一个抱有善意的人向其他抱有善意的人伸出了手；必须组成一条声援的纽带，使其越来越长，越来越强大，从而使海地能够生存并取得进步。”

姆博尼姆帕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在向这一国际会议发言时，我荣幸地向在大会召开第四十三届年会之际向大会转达布隆迪共和国总统兼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皮埃尔·布约亚少校的友好问候和取得成功的最良好祝愿。

我也高兴地代表我国政府热烈和真诚地祝贺阿根廷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和大会总务委员会成员当选指导我们的工作、获得一致的信任。

我们向大会主席致意，他不仅是一位杰出干练的外交家，对国际社会的许多困难问题了如指掌，同时也是各国人民间本着尊严与主权平等的精神相互声援与合作的热诚的捍卫者。我国代表团决心向他提供一切援助，以使他的崇高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我们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深切地感谢第四十二届年会主席彼得·弗洛林先生胜任和有效地指导了大会的各方面工作，表现出了献身精神，给联合国和他的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带来了荣誉。

我们也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意，他不断作出不懈的努力，为国际社会服务，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过去一年中提高了他本人和联合国的信誉。

在针对大会审议的一些项目表明我国立场之前，我要简要地阐述一下自1987年9月3日建立我们第三共和国以来的布隆迪普遍状况。首先，我要就布隆迪北部两个公社所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件向大家通报一些情况。这些事件几乎使我国社会结构的稳定遭到破坏。

国际社会从一些乐于猎取耸人听闻报道的通讯社那里听到了震撼布隆迪的严重事态。但这些报道是对事实的极大歪曲。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说法与实施这些罪行的人是一致的。因此，我要就这些事态做个澄清，以便成员国能够有个尽量清楚的概念，也使国际社会能最终了解到它所听到的是可恶的假情报。

事情是从恩戈齐省的马朗加拉公社开始的。在那里，被蹂躏的人们以长矛大刀为武器，保卫自己，对抗并不存在的敌人。他们拒绝撤退，宣称他们面临被屠

杀的威胁。几个月以来，省府当局已经注意到有煽动性的传单和录音磁带在传播鼓动种族敌对思想。这些东西往往是由外国入境的小股布隆迪难民散发的。这种颠覆性材料使那些和平的农民相信大屠杀即将来临，并企图使他们为对付想象中的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现在情况已经证明，这些破坏行为是为了制造混乱分散政府的注意力，并造成一种带有种族色彩的战争，以此来达到使整个国家土地荒芜的目的。

当当局了解到这一爆炸性局势以及那些罪恶阴谋的时候，他们力图首先了解其中的根源，然后通过清楚地表明没有内战而且全国都很平静以此来使人民安定下来。人民很快意识到，他们受了别人的摆布。他们又重新打开了作为防御措施而切断的公路，并和平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所有这些都在平静中过去了。本着宽容的态度，政府并没有对这一动乱的煽动者进行惩罚。人们相信，那些不法的人们将会明白过来，因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歪论会很快通过对话和劝说得以纠正。很不幸，正当政府已经开始庆祝自己回到正常状态的时候，1988年8月14日在毗邻省份基龙多与此地接壤的恩特加公社暴发了动乱。

这一次组织动乱的人接受了上一次由于农民拒绝相信谎话而遭到失败的教训，采取行动，并进行屠杀。那时候我们知道了所发生的事。

他们服用了大量毒品，并手持大刀，长矛和棍棒为武器，开始了真正的血腥屠杀，不论是男人、女人、儿童还是老人，见人就杀。他们烧毁房屋和庄稼，屠杀牲畜，真是罪恶累累。

起初，制造这些恐怖活动的暴徒有选择的攻击图西族的成员以及他们的财产。随后，他们便处死那些不愿跟从他们进行屠杀的本族成员。

这些杀人刽子手并不满足于在恩特加公社所犯下的罪行，将这种恐怖和屠杀活动蔓延到毗邻的马朗加拉公社。在那里这些反叛分子也击败了各部族人民自发组

织起来的反抗，更残酷地施行了同样的暴行。他们一路上见人就杀，不论房屋，咖啡和橡胶园以及森林一概烧毁。

由于发生了这场空前的爆乱以及大批人的死亡，政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去阻止这种屠杀，并保护人民。武装部队在三天之内纪律严明地恢复了秩序。

我借此机会否认一些新闻界对于布隆迪军队作用所做的指控，并重申，到1988年8月20日为止两个受影响的公社局势已经得到控制，而且布隆迪其他地方平静无事。

尽管军队有效地阻止了屠杀活动，布隆迪不得不为人员和物资的大量损失感到悲痛。在这一段期间内，死亡的人数有五千，物资损失估计达两千万美元。在这一次屠杀中，很少有受伤的人幸免活下来，有许多人逃到卢旺达和邻近的布隆迪公社中去，从而使这个曾经是国家中最富有、最兴旺的地区出现人民贫穷、土地荒芜现象。

这些就是使布隆迪陷于深痛之中的残酷事实。

从一开始，政府就执行了一条使这些事实公开化的政策。它经常地向住在布琼布拉的各国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通报情况；邀请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使团和记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视察了这些遭受动乱的地区。那些想要了解事实真相的人都获准这么做。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受到邀请，对布隆迪进行调查。世界银行的一个工作组也应邀访问了我国。同样，联合国秘书长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布隆迪派出调查团。

针对恩特加和马朗加拉所发生的悲剧，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巨大的、自发的团结力量，使政府能够向这一灾难的受害者提供紧急援助。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布隆迪政府和人民向慷慨给予紧急援助的友好国家和组织表示感谢。并再次要求国际社会给予人道主义的援助。

在恩特加和马朗加拉发生的事件，除造成物质损失和人员丧生外，再一次使一

直作为我们社会特点的牢固社会结构受到毁灭的威胁。部落敌视在布隆迪是最近出现的现象。这是1962年独立后两个分掌权力的胡图和图西部落上层人物进行社会和政治争夺引起的。嗣后，对抗越演越烈，时而爆发流血动乱。而国际新闻媒介常常对此作非常专断的解释，从而怂恿极端分子集团提出无理要求，以至无法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

应该指出，所有谈论最近布隆迪发生的事件的人，没有一个人谴责残杀无辜人民的叛乱分子的行径。许多报道，甚至某些官方声明都支持如下的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杀气腾腾的叛乱分子正在谋求夺取权力，如果能够倾听他们的要求，布隆迪就不会进一步发生暴力行为。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有理，也不能把杀害无辜人民的行为合法化。向恫吓屈服，向恐怖分子的恫吓屈服意味着我们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势将永远无法实现。

我们注意到部落血统意识在布隆迪已历史悠久。从我们口述流传的殖民统治前的传统知道，部落血统并非争端的根源。在殖民化之前的统治制度下，执政的土王利用胡图和图西两大部落管理国家事务。殖民政权为使间接行政体制更为有效，故意加深部落不和，让各部落扮演不同等级的角色。政治制度现代化体制把胡图从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中排除出去。*

卢旺达—乌隆迪前总督让·保罗·哈罗瓦先生在他的《布隆迪》一书中，阐述道：

“当我们谈及统治地位的图西人的时候，当我们谈及图西人是压迫者，胡图人是被压迫者的时候，我们不能作简单的评价。布隆迪是个农业国，一个内陆国和人口过多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存在着两个面对面的集团，都是由强有力的班加瓦领导的图西人和胡图人组成”。

在谈及殖民政府时，作者进一步阐述道：

* 副主席穆舒塔斯先生（塞浦路斯）主持会议。

“主张加强土王和酋长权威的政治纲领不幸地在消除小农奴主的时候，也消除了许多胡图酋长”。

从1957年至1958年，独立运动在非洲，尤其是布隆迪日益壮大时，殖民主义的代理人一反以往态度，设法联合胡图分子，以挫败民族主义运动。而民族主义运动的青年干部大多数是图西人。他们资助并创建了许多主要基于部落意识的党派，这些党派的目的是反对要求立即获得独立的乌普罗纳党。当时生活在布隆迪的人们仍可回忆从殖民主义代理人提供的飞机上散发下来的传单上写着这样的口号“BWENGEBUKE NA RUGORIHENDA”字面意思是：愚蠢的人和机灵的人。这两个形容词是分别用来形容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图西人被称为“尼罗—赫买提人”和“地主”，而胡图人被称为“班图黑人”和“农奴”。这是根据他们不同的身高而发展的一套伪科学词语。

这种意识形态伴同着替代执政的殖民主义代理人的目标，在布隆迪上层人物中赢得了一些极端的信仰分子。这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属于另一个种族，因此有理由通过消灭另一个部落来夺取政权。

民族团结的贬低者，尤其是那些流亡国外的活跃分子，大肆宣传这种思想意识。这些人至今仍拒绝回国参加建设，尽管第三共和国请求他们回国，确保他们的安全，并给予他们工作。

事实很清楚，正是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策划了恩特加和马朗加拉事件。有时他们潜入布隆迪，潜入边境村落，散发传单，播放录音，举行秘密会议，煽动仇恨心理，挑动同胞间相互仇杀。

这些布隆迪社会败类的动机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挫败民族团结，社会正义和民主进步政策。这是在民族拯救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国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少校阁下领导下的第三共和国当局制定的政策。我现在概括地陈述这一政策的要点如下：使那些恐怖主义分子永远失去国内的听众；停止表面上是为了良好事业——使大多数“被压迫者”摆脱少数“压迫者”或“地主”的压迫——而慷慨捐输的“捐

款”流入这些人的手中。任何熟悉布隆迪真正局势的人可以证明我国不存在社会阶层分化现象。

在国内政策方面，第三共和国政府，自1987年9月3日起，针对我们面临的问题，奉行一条和解与对话的政策。在这方面，在各派会议上，以及当以总统为首的第三共和国当局定期访问各省、各村落、山区时，就民族团结问题进行了彻底的辩论。

许多民族主义干部在党的行政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而不受部落血统的影响。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民族拯救军事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加强民族团结的方法和措施进行彻底的研究。

它包括根据爱国主义和正直而选出的人们，代表着布隆迪国民生活中的各界。

政治犯在第三共和国一建立时就得到释放，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从而恢复了宗教自由，在第二共和国被驱逐的宗教领袖被允许返回布隆迪，神学院得到恢复，被征用的财产还给了教会。

长期以来一直为民族团结要素的全国统一进步党得到重建以作为在布隆迪实行民主的一个理想构架。成功地组织了具有普遍选举权和进行秘密投票的普选以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一民主进程将适用于党和行政的最高级别。

在外交政策方面，第三共和国政府忠实于友好睦邻、不干涉它国内政、国际合作、不结盟及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则，一直执行一种有远见、信任和举行对话的政策。第三帝国政府很快就实现了与其所有邻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在没有怀疑和其他心理障碍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和友好组织保持着友好和合作关系。

关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三帝国优先考虑发展我们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居住的农村地区。因此，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优先考虑农业和乡村发展部门。正在作出努力发展诸如学校、保健中心和饮用水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

自从第三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总统和政府所采取的一贯方法是：首先，承认

问题，然后将他们提出来讨论，最后执行提议的解决方案并鼓励每一个人为其成功而作出承诺。布隆迪的问题必须由布隆迪来作出反应。

在研究民族团结问题全国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时，共和国总统说：

“如果有外国人可以帮助解决布隆迪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彻底熟悉这些问题；调查其人民和事实、观察各种现象及研究其历史。那就是所有希望尊重事实地判断局势的人需要做的努力。”

讲到最近发生的悲剧时，他继续说：

“我们能够战斗，我们能够将我们过去的弱点变为保证团结和兄弟情谊的资产，取代过去的怀疑和憎恨。”

我们欢迎朋友们提出的高见，但是我们拒绝除了主要有关的人——即布隆迪人民以外任何人有权解决布隆迪的事务。我们不相信外界强加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不管其国家集团的规模如何，也不管是出自那些组织。大家都应该清楚鼓吹对布隆迪政府采取任何性质的制裁或施加任何性质的压力，其倡议都是与我国总统皮埃尔·布约亚少校及其政府所倡导的民族和解政策背道而驰的。如果采取此种制裁就会不加区别的伤害布隆迪人民并不仅在布隆迪而且在所有大湖地区的国家严重损害和平。

尽管我国有这一多事的短期局势，布隆迪仍然积极关切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对核灾难的恐怖，在全世界武装冲突所带来的破坏、殖民压迫、种族隔离和令人悲痛的世界经济局势都是困扰这个世界并为人们极为关切的问题。

布隆迪共和国极为重视地注视着国际社会所作出的一切维护各国人民之间和平和安全的努力。特别是我们欢迎两个超级大国将防止一场核浩劫的问题放在他们所关心问题的首位这种日益加强的倾向。我们极为赞赏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决心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对话最近导致了在莫斯科批准《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中导协议》。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成果，因为它有助于对裁军和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进程给予新的推动。

然而，除非世界各国都集体和单独地承诺为伟大而崇高的裁军任务全面成功而努力，我们就仍将容易怀疑为防止疯狂的军备竞赛而采取的主动行动的有效性和价值，军备竞赛可以视机会通过一些人的玩世不恭，错误或悲剧性的事故威胁人类。

我们相信极为可取的多边裁军进程有许多好处。一般来讲，它肯定可以使我们客观地审查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变那些拥有核武库的国家对裁军的观点，以及这个问题在那些国家优先次序上的位置。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去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裁军特别大会。值得称赞的是，除了别的以外，那届会议重申了国际和平与安全不能取决于仅仅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管它们是如何强大，而是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关心的问题。

在地区一级，我们赞赏结束多年来影响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武装冲突的共同努力。

布隆迪欢迎1988年4月14日在日内瓦签署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我们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为了谋求和平解决该国的严重局势，作出了耐心和富有成效的努力，当然，这件事的成功归功于冲突主要各方所表现的灵活性。

我们强烈声援所有竭尽全力声援前线国家，他们作出巨大牺牲。被南非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压迫剥削和剥夺权利的人民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

在南部非洲的问题上，我们还特别关心在安哥拉、美国、古巴和南非之间已经开始的谈判。安哥拉人、美国人、古巴人和南非人之间的这些四方谈判能够导致在非洲的那个区域建立和平的进程。

对布隆迪来说，纳米比亚独立不能从属于任何违背有关人民的自决愿望，正如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所表示的愿望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再次呼吁比勒陀利亚的盟国认识到毫不拖延的贯彻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绝对必要性。

我国代表团出于对所有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样的同情和声援，坚决希望撒哈拉人民在不久的将来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布隆迪也热烈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今年七月正式接受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保证，这是几年来陷入海湾战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和平计划。我们很高兴看到伊朗与伊拉克之间为结束两个兄弟人民之间的敌对行动而开始直接谈判。

至于东南亚，我们支持现在正在作出的为了根据有关人民的强烈愿望使柬埔寨局势正常化的所有和平努力。此外，我们欢迎朝鲜南北方领导人对达成和平谈判解决方法所表现的共同的政治决心，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朝鲜民族的统一。

在中东问题上，我们坚信，只有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规定的范围内才能够解决该区域的冲突，以便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享受获得家园的权利。

至于拉丁美洲，我们希望该区域的人民将最终能够根据中美洲五位总统于1987年8月签署的《危地马拉协定》所表示的政治意愿，对在那里建立稳定与和平达成必要的协议。

前面的许多发言者已经强调了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危险。自从19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不断被迫求助于外国贷款，以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需要。显然，在国际市场筹措和各种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使受援国处于依赖的状况，起初感觉不到，随后就非常明显。

这种依赖最令人不安的就是在政治经济控制方面要付出代价高昂的长期义务。

我们完全了解已经提出的克服使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瘫痪的严重的债务问题的各项建议和倡议。但是，包括结构调整计划，联合国非洲行动计划，南北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等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非常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再次紧急呼吁联合国深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我们真诚的希望，国际经济交易能够在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产生投资资本的进程中进行。这将使它们能够训练必要的有能力的人材，并产生这些国家处理其人民的极端贫困时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货物。

另一个是环境问题，它已被列为国际社会优先处理的问题。我指的是向整个第三世界地区，特别是非洲撒哈拉南部出口有毒废料。西方公司建议该区域的国国为了少的可怜的数量钱接受成百万吨有毒废料。

这样的投机对人类和动物生命以及植被的致命危险是非常清楚的，对有关国家未来各代人的不幸的长期后果也很清楚。我们紧急提请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注意这件事，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这些组织必须继续在提高世界公众舆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在出口工业废料严重问题的国际管理方面紧急和共同的寻找可核查的措施中其他们的崇高作用。

当然，成功的接受这一挑战需要世界所有国家集体和单独的一致保证与污染作斗争。我们希望，在其他的灾祸中，诸如战争、恐怖主义、饥饿、疾病、贫困和无知，也将存在着促进建设一个和平、正义与安全世界的集体意志。

阿杜基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刚果政府目前正参与旨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并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的谈判进程。这是一个历史性关头，全世界都期待着它为有关各国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走向这一讲坛时，我深深地感到，委派我代表政府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发言，是我国最高当局给予我的极大荣誉。

制订伟大的计划是各国的本性；这一值得注意的法制当然不是在联合国创立时形成的，但却令人满意地从中体现出来，现在最严峻的时刻已经到来。在世界大战带来大变动后，联合国战胜威胁和凌辱，在追求自己的首要目标即努力维护国际和平方面，卓有成效。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一目标已实现了43年，全人类因此幸免于原子毁灭。但今年，即1988年，联合国肩负着巨大的希望，世界各国满怀信任和信心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联合国。这一希望为本组织带来了采取建设性行动的新机会。

我国代表团应就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和平与国际安全领域里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向他表示感谢和敬意。当我们阅读秘书长的报告时，我们看到联合国的主要机构都在越来越多地按照《宪章》的意图进行工作。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之间的工作关系已达到了少有的密切程度。

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突出表明了联合国是富有潜力的，世界各国人民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寄予的希望是合理的。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表明刚果对这些事件的赞赏态度，并表明我国对未来寄予的希望。

但是，在我开始谈这些问题之前，我要向主席表示参加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我国代表团的最热烈的祝贺。由于卡普托先生杰出的才干和丰富的外交经验，阿根廷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最近显著上升。象我国一样，阿根廷也属于不结盟运动国家。例如，我注意到我们两国最近为保证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域国家首次会议的成功都进行了积极的活动。看到卡普托先生主持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我国代表团必然感到非常高兴。这届会议除了审议别的问题外，还将审议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域国家首次会议的结论。

我还要对卡普托先生的前任、第四十二届会议的主席彼得·弗洛林同志干练地主持了大会的工作表示感谢。

刚果人民共和国人民向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一样，听到诺贝尔奖委员会上个月决定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消息时，理所当然的感到非常自豪。

在这里我非常满意地回想起几个月前刚果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并在这一光荣的职位上，为执行联合国这一最受人尊敬的机构的任务作出了

直接贡献，联合国的这一机构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承担着非常特殊的责任。

刚果完全意识到，对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的荣誉，这些捍卫和平的男男女女是受之无愧的，因为他们在世界许多充满危险的地区为和平作出努力时表现出勇敢和勇气。

这一和平奖，这一最高的荣誉鼓励着秘书长继续采取坚持不懈的耐心态度，以目前少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作出努力，尤其是在波斯湾、阿富汗、西撒哈拉和纳米比亚问题方面。

我国代表团怎能不再次对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扬，赞扬他为加强本组织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为和平事业所发挥的作用？令人鼓舞的是，本组织的名称现在已经和解决迄今为止僵持的复杂的冲突相联系。就这些冲突所举行的大部分重要的谈判已经在联合国内或通过联合国干预而开始了。

毫无疑问，世界上还存在许多紧急局势的温床。特别是在被占阿拉伯领土，在黎巴嫩，在南非和拉丁美洲，死亡人数，因破坏和暴行所造成的重大损失在继续增加，尽管在这些地区孔塔多拉集团和利马集团采取了行动，尽管埃斯基普拉斯第二项协定需要得到尊重和实施，这些协定受到了最严重的考验。

在南非这个仍然受少数人坚持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不公正法律的荒谬和暴政统治的国家，多数黑人在由紧急状态所加剧的最严酷的压迫下，勇敢地寻求自己的道路和斗争。

南非军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军事占领仍然没有结束。十年来，它一直在阻碍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规定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迫切和无条件地实施。

因此，我们看到，在世界许多地区，行使民主和享受基本人权仍然受到独裁政权和行动的严重阻碍。另外，对抗政策仍然没有消失。经历了这些政治现实后，我们认识到，要改变事物的本质仅仅援引原则不行，只有将这些原则变为现实才能实现。

当今，国际局势的确反映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和缓和的迹象。

苏联和美国已经开始的对话以及两个超级大国所达成的协议在全世界人民坚定的和平愿望的帮助下，产生了这一不可或缺的缓和气氛。

联合国最好地利用了这一关系的改善，开创了其活动的新领域。因此，由于大量应用这些外交手段，解决各地区性冲突的进程得到了加强。

例如，两伊战场上的枪声已经消失了。刚果感到高兴的是，这两个不结盟运动较著名的成员同意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直接会谈。

这一行动当然是很困难的，双方已于上周在纽约开始采取，它表明确实存在着建立持久和平的机会，重建的前景正在接近。

这一成功对该地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有关各方的荣誉，我国希望他们沿这条路坚持下去，继续与秘书长密切合作，就象今年8月20日实现的停火那样，目前取得的进展同样需要得到联合国持续的努力。刚果代表团非常了解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因为当时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刚果支持了该决议的通过，该决议为目前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我要再次强调秘书长在解决两伊冲突的进程中作为明智的调解人所起的作用。

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已充满希望。根据今年4月日内瓦协议，盟国部队的确已从该国撤出。我国欢迎这些协议，这是对和平的贡献，这是为实现使所有阿富汗人行使自治权的解决所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就日内瓦协议，秘书长强调说，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第一次成为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谈判达成的协议的保证人。

另外，人们对武装冲突局势的普遍感觉是这些冲突的严重性已经减轻。找到和平的办法以解决这些多事地区局势的可能性也得到了很大加强。

解决东南亚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前景在最近几个月由于许多倡议而变得明朗，其中有最近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会谈。外交努力应导致建立一个具有最广泛民主代表性的机构。

我们注意到，已经作出许多外交努力，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找到共同点。秘书长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使命而进行的斡旋正开始引起良好的反应。我国鼓励有关各方所作出的反应。

许多各种积极的和重要的会谈表明，只要各国同意进入对话，各国之间建立和平是有可能的，任何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无论多么复杂或尖锐的冲突或局势都不会不可挽回地僵持下去的。

如果需要证明的话，在非洲，恩贾梅纳和的黎波里就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两国首都已经宣布将恢复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刚果鼓励乍得和利比亚当局作出努力，为了两国人民和邻国的利益，找到一个和平和持久的办法，解决两国之间边界冲突问题。

刚果欢迎这些和平和理智的前景，而几个月以前，观察家一致认为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和平的前景为加强许多国家支持的本组织的和平理想作出了贡献，也加强了联合国越来越积极的普遍作用。

国际关系普遍气候的改善以及人们现在自愿承认的意见一致的领域——例如我们都同意并在这个论坛上提到的化学武器问题——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还有未解决的冲突和悲惨现状的局势，继续影响着发展中国家。

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首先要谈南部非洲令人难以忍受的局势。各种情况使我们相信，比勒陀利亚想要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进而继续镇压人民，并且继续侵略前线国家。国际社会绝不能忘记，种族隔离是反对人类的罪行。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对南非施加更大的压力，对它采取全面、有约束力的制裁措施，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准备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如果南非想要和平，它必须承认南非多数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统治者禁止非暴力组织的活动，逮捕各种和平主义者，包括牧师，这就暴露了种族隔离政权从本质上就不可能搞改革。事实上，这一政权必须被彻底解除，用一个民主、多种族的制度取而代之。

此外，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向南非政府施加各种形式的压力，保证取消现行的紧急状态措施，并使所有政治犯，包括纳尔逊——曼德拉获释。

刚果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朋友和兄弟的国家安哥拉深受创伤。然而，最近他在争取停止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安哥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敌对行动的方面，在日内瓦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目前正在出现的和平的新的前景必须得到巩固。我国根据国家总统德尼·萨苏-恩格索上校的指示，积极支持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因此，我国长期以好客著称的美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成了安哥拉、古巴和南非在美国的调解下进行的四方谈判最近一系列会议的东道主。经过三轮谈判，产生了一些进展之后，我国对各方在布拉柴维尔完成会谈寄予很高的希望。谁也不会对刚果人民共和国在这一重要进程中发挥如此积极的作用感到惊讶。这只是反映了德尼·萨苏-恩格索总统一贯主张和执行的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政策。

我十分高兴地在此回顾，去年四月，美利坚合众国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在布拉柴维尔恢复了对话。安哥拉与南非之间的双边会议也是在5月13日在布拉柴维尔举行的。

我国反对统治、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非正义现象的传统，以及我国随时准备声援和我国人民支持一切有关南部非洲和平、进步与安全的努力的决心，同联合国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所做的努力汇集在一起，创造了这一气氛，使我国成为国际社会所寻求的谈判和对话场所。人们不仅期望布拉柴维尔四方会谈中的这一事件将带来巨大的好处。我还可以肯定，布拉柴维尔的精神将永远成为我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来源。

纳米比亚现在依然处于南非非法军事占领之下。然而，鉴于目前的外交接触，纳米比亚这一国际领土独立的前景正在明显地改善。我们热切地希望在1988年11月1日这一天，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和平方案。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这将是纳米比亚人民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事。纳米比亚将因此获得独立。

我现在谈中东冲突，这一冲突的复杂性已多次得到强调。我国同其他国家一

起相信并希望，只有召开一次由巴解组织参加的国际和平会议，才能在该地区创造机会，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我们高兴地看到，某些国家以前公开反对这样一次国际会议，现在已原则上接受这一思想。现在是应该把这次会议从讨论变成现实的时候了。

在朝鲜半岛，两个朝鲜之间已经建立了直接的接触，尽管收效甚微，但为建立一个没有紧张，有利于朝鲜祖国统一的新气氛创造有利条件作出了贡献。

在西撒哈拉，摩洛哥和西撒人阵已经接受了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和平方案，该方案主张就撒哈拉人民的自决进行一次民意表决。刚果支持非统组织代理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联合行动：这一行动产生于德丹·萨苏-恩格索总统在担任非统组织主席时所采取的决定性行动。

美苏关系新时代与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展开，使裁军问题带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决心停止军备竞赛。这两个大国达成《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以及条约中的核查措施，为世界稳定开辟了诱人的前景。然而，发展中国家也看到这些前景对当时举行的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大会特别会议影响甚微。会议的工作成果微薄，令人遗憾。

难以承受的军备竞赛开支不仅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在继续吞噬大量的钱财；这些钱财本来可以用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只有改变我们在这次辩论——它当然将继续下去——中听到人们描述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态度，才能够使这种局势出现最后的演变。要改善发展中国的经济局势，那么就需要这种贡献。眼前的解决办法当然是需要的，但它们也必须是考虑到我们国家长期发展目标的适当的解决办法。

在多伦多举行会议的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发起了各种倡议，其中包括建立一个多边基金，以保障偿还债务。也讨论了一些取消部分公债的措施。据多伦多会议一位著名的与会者说，“国际社会必须表现出更大的现实主义和想象力。”我们

表示同意，因为外债问题只会加剧我们国家年轻和脆弱经济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并增加国际金融系统内存在的不稳定。

大会特设全体委员会对《联合国1986—1990争取非洲经济复苏和发展行动纲领》的中期审查得出结论，尽管非洲国家在执行方案方面作出了巨大牺牲，但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局势进一步恶化。缺乏资源、负债、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被确定是复苏努力的主要障碍。

值此大会计划宣布九十年代为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和为此目的起草一项国际发展战略之际，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注意到，这个论坛曾经庄严宣布的前面几个十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纸空文。鉴于对1989年世界经济令人沮丧的预计，即将很快结束的八十年代、即第三个——或失去的——发展十年的经历符合这种辛酸的认识。危机是严重和根深蒂固的。它所需要的是大胆和永久的解决，而不仅仅是那些不触及国际经济关系基础的改头换面的修修补补。

九十年代是进入第三个千年期的门口。如果目前不利的倾向继续下去，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范围就很可能意味着将大多数人类排除出向2000年的不可抗拒的进军，这一进军依靠经济和技术能力；并排除他们进入第三个千年期。

因此，在审议开展国际合作以促进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新的努力。出于许多理由，正被偷偷摸摸地倾倒在世界许多地区的核废料和有毒物质废料这个棘手问题将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非洲谴责将这种废料倾倒在非洲国家的领土上。因此，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呼吁并做到了将这一项目包括进本届会议的议程。

不久以前，坚信必须支持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人们很有理由地担心，在提倡回归个人主义和成功的双边主义的价值观念的人不断打击联合国的工作和原则的情况下，联合国也许会低头屈服。

面临这种威胁，决心生存下去的联合国开始了仔细地重新检查和很好地精简自

己机构和行动办法的进程。 秘书长不遗余力地唤醒各会员国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并使它们积极承诺维护四十多年来进行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并重新决心确保今后的成功。

今天，我们感到，我们能够看到本组织更好的日子的黎明。 这就是刚果代表在这次发言中一直在说的话。各种各样的事件使我们有理由产生这种谨慎的乐观，特别是一些拖欠向经常性工作预算提供会费的会员国支付了部分欠款。然而，如果这些乐观的迹象不超越目前的局势，那就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就。

因此，随着第四十三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的结束，我们十分自豪地注意到，一种幸运的全面的希望感正在加强：联合国能够在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向前迈进；对于人类来说，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

下午6点10分散会。